

稀世绣像珍藏本

西游记

(明)吴承恩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第十六回

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

却说他师徒两个，策马前来，直至山门首观看，果然是一座寺院。但见那：

层层殿阁，迭迭廊房。三山门外，巍巍万道彩云遮；五福堂前，艳艳千条红雾绕。两路松篁，一林桧柏。两路松篁，无年无纪自清幽；一林桧柏，有色有颜随傲丽。又见那钟鼓楼高，浮屠塔峻。安禅僧定性，啼树鸟音闲。寂寞无尘真寂寞，清虚有道果清虚。

诗曰：

上刹祇园隐翠窝，招提胜景赛娑婆。

果然净土人间少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

长老下马进门，只见那门里走出一众僧来。你看他怎生模样：

头戴左笄帽，身穿无垢衣。

铜环双坠耳，绢带束腰围。

草履行来稳，木鱼手内提。

口中常作念，般若总皈依。

三藏见了，侍立问讯，那和尚连忙答礼，笑道：“失瞻。”问：“是哪里来的？请入方丈献茶。”三藏道：“我弟子乃东

土钦差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经。至此处天色将晚，欲借上刹一宵。”那和尚道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三藏方唤行者牵马进去。那和尚猛见行者，便问：“那牵马的是个甚么东西？”三藏道：“师父低声！他的性急，若听见你说是甚么东西，他就恼了。他是我的徒弟。”那和尚咬指道：“怎么有这般一个丑徒弟？”三藏道：“丑自丑，甚是有用。”

那和尚同三藏、行者进了山门。又见那正殿上书四个大字，是“观音禅院”。三藏大喜道：“弟子屡感菩萨圣恩，未及叩谢；今遇禅院，就如见菩萨一般，甚好拜谢。”那和尚闻言，即命道人开了殿门，请三藏朝拜。那行者拴了马，丢了行李，同三藏上殿。三藏展背舒身，铺胸纳地，望金象叩头。那和尚便去打鼓，行者就去撞钟。三藏祝拜已毕，和尚住了鼓，行者还只管撞钟不歇。和尚道：“拜已毕了，还撞怎么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你哪里晓得！我这是‘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’哩。”此时却惊动那合寺众僧听得钟声乱响，一齐拥出道：“哪个野人在这里乱敲钟鼓？”行者跳将出来，咄的一声道：“是你孙外公撞了耍子的！”那些和尚一见了，唬得跌跌滚滚，都爬在地下道：“雷公爷爷！”行者道：“雷公是我的重孙儿哩！起来，起来，不要怕，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老爷。”众僧见了三藏，都才放心礼拜。内有本寺院主请到后方丈中。奉茶毕，只见那后面两个小童，搀着一个老僧出来。看他怎生打扮：

头上戴一顶毗卢方帽。猫睛石的宝顶光辉；
身上穿一领锦绒褊衫，翡翠毛的金边晃亮。一对
僧鞋攒八宝，一根拄杖嵌云星。满面皱纹，好似

驢山老母；一双昏眼，却如东海龙君。口不关风
因齿落，腰驼背屈为筋挛。

众僧道：“师祖来了。”三藏躬身施礼。那老僧还了礼，道：“适间闻说，东土唐朝来的老爷，我才出来奉见。”三藏道：“轻造宝山，不知好歹，恕罪！恕罪！”老僧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因问：老爷，东土到此，有多少路程？”三藏道：“出长安边界，有五千余里；过两界山，经历西番哈叻国，又有五六千里，才到了贵处。”老僧道：“也有万里之遥了。我弟子虚度一生，山门也不曾出去，诚所谓‘坐井观天’之辈。”三藏问：“老院主高寿几何？”老僧道：“痴长二百七十岁了。”行者在旁道：“这还是我万代孙儿哩！”三藏瞅了他一眼道：“谨言！莫要不识高低，冲撞人。”那和尚便问：“老爷，你有多少年纪了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敢说。”那老僧也只当一句疯话，便不介意，也不再问，只叫献茶。有一个小幸童，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，三个法蓝镶金茶钟；又一童，提一把白铜壶儿，斟了三杯香茶。三藏见了，夸赞道：“好物件！”那老僧道：“污眼！污眼！这般器具，何足过奖？老爷自上邦来，可有甚么宝贝，借与弟子一观？”三藏道：“可怜！我那东土，无甚宝贝；就有，也不能带来。”

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我前日见包袱里，那领袈裟，不是件宝贝？拿与他看看何如？”众僧听说袈裟，一个个冷笑。行者道：“你笑怎的？”院主道：“老爷才说袈裟是件宝贝，言实可笑。似我等辈者，不止二三十件；若论我师祖，足有七八百件！”叫：“拿出来看看。”那和尚，也是他一时卖

弄，叫道人就抬出十二柜。放在天井中，两边设下衣架绳子，将袈裟一件件抖开挂起，请三藏观看。果然是满堂锦绣，四壁绛罗！都是些穿花纳锦、刺绣销金之物。

行者看罢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收起！收起！把我们的也取出来看看。”三藏把行者扯住，悄悄的道：“徒弟，莫要与人斗富。你我是单身在外，只恐有错。”行者道：“看看袈裟，有何差错？”三藏道：“你不曾理会得。古人有云：‘珍奇玩好之物，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。’一经入目，必动其心；既动其心，必生其计。汝是个畏祸的，索之而必应其求，可也；不然，则殒身灭命，皆起于此，事不小矣。”行者道：“放心！放心！都在老孙身上！”你看他不由分说，急急的走了去，把个包袱解开，早有霞光迸射；去了两层油纸，取出袈裟，抖开时，红光满室，彩气盈庭。众僧见了，无一个不惊心吐舌。真个好袈裟！上头有：

千般巧妙明珠坠，万样稀奇佛宝攒。

上下龙须铺彩绮，兜罗四面锦沿边。

体挂魑魅从此灭，身披魑魅入黄泉。

托化天仙亲手制，不是真僧不敢穿。

那老和尚见了这般宝贝，果然动了奸心，走上前，对三藏跪下，眼中垂泪道：“我弟子真是没缘！”三藏搀起道：“老院师有何话说？”他道：“老爷这件宝贝，方才展开，天色晚了，奈何眼目昏花，看不明白，岂不是无缘！”三藏教：“掌上灯来，让你再看。”那老僧道：“爷爷的宝贝，已是光亮；再点了灯，一发晃眼，莫想看得仔细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要怎的看才好？”老僧道：“老爷若是宽恩，容弟子拿到

后房，细细的看一夜，明早送还，不知尊意何如？”三藏听说，吃了一惊，埋怨行者道：“都是你！都是你！”行者笑道：“怕他怎的？等他拿去看。但有疏虞，尽是老孙包管。”他即把袈裟递与老僧道：“凭你看去；只是明早照旧还我，不得损坏些须。”老僧喜喜欢欢，拿了进去，吩咐众僧，将前面禅堂扫净，请二位老爷安歇。师徒们关门睡下不题。

却说那和尚把袈裟骗到手，拿在后房灯下，对袈裟号啕痛哭。小幸童不知为何，却去报与众僧道：“公公哭到二更时候，还不歇声。”有两个徒孙，是他心爱之人，上前问道：“师公，你哭怎的？”老僧道：“我哭无缘，看不得唐僧宝贝！”众僧道：“他的袈裟，放在你面前，你只消解开看不是，何须痛哭？”老僧道：“看的不长久。我今年二百七十岁，空挣了几百件袈裟。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怎么得做个唐僧？”小和尚道：“师公差了。唐僧乃是离乡背井的一个行脚僧。你这等年高，享用也够了，倒要像他做行脚僧，何也？”老僧道：“我虽是坐家自在，乐乎晚景，却不得他这袈裟穿穿。若教我穿得一日儿，就死也闭眼！”众僧道：“你要穿他的，有何难处？我们明日留他一日，你就穿他一日。留他十日，你就穿他十日，便罢了。何苦这般痛哭？”老僧道：“纵然留他住了年把，他要去时，只得与他去，怎得长远？”

正说话处，有一个小和尚，名唤广智，出头道：“公公，要得长远，也容易。”老僧闻言，就欢喜起来道：“我儿，你有甚么高见？”广智道：“那唐僧两个是走路辛苦的人，如今已睡熟了。我们着几个拿了枪刀，打开禅堂，将

他杀了，又谋了他的白马、行囊，却把那袈裟留下，岂非子孙长久之计耶？”老和尚见说，满心欢喜，却才揩了眼泪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此计绝妙！”即便收拾枪刀。

内中又一个小和尚，名唤广谋，上前道：“此计不妙。若要杀他，须要看看动静。那个白脸的似易，那个毛脸的似难。万一杀他不得，却不反招己祸？我有一个不动刀枪之法，不知你尊意如何？”老僧道：“我儿，你有何法？”广谋道：“依小孙之见，如今唤聚大小房头，每人要干柴一束，舍了那三间禅堂，放起火来，连人连马一火焚之。就是外面人家看见，只说是他自不小心，失了火，将我禅堂都烧了。袈裟岂不是我们传家之宝？”那些和尚，都道：“强！强！强！此计更妙！更妙！”遂教各房头搬柴来。唉！这一计，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，观音禅院化为尘！原来他那寺里，有七八十个房头，大小有二百余众。当夜一拥搬柴，把个禅堂，前前后后，四面围绕不通，安排放火不题。

却说三藏师徒，安歇已定。那行者却是个灵猴，他虽然睡下，只是存神炼气。忽听得外面喳喳的柴响风生。他心疑惑道：“此时夜静，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声？莫敢是贼盗，谋害我们的？……”他就一骨碌跳起。恐怕开门惊醒师父。你看他摇身一变，变做一个蜜蜂儿。真个是：

口甜尾毒，腰细身轻。穿花度柳飞如箭，粘絮寻香似落星。小小微躯能负重，器器薄翅会乘风。却自椽桷下，钻出看分明。

从窗棂中钻出，看得分明：原来那些和尚们，正围住禅堂

放火哩。行者暗笑道：“果中我师父之言！他要谋我的袈裟，故起这等毒心。我待要拿棍打他啊，可怜又一顿棍都打死了，师父又怪我行凶。——罢，罢，罢！与他个‘顺手牵羊，将计就计’罢！”好行者，一筋斗跳上南天门里，唬得个庞、刘、苟、毕躬身，马、赵、温、关控背，俱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那闹天宫的主子又来了！”行者摇着手道：“列位休惊。我来寻广目天王的。”

说不了，却遇天王早到，迎着行者道：“久阔，久阔。前闻得观音菩萨来见玉帝，借了四值功曹、六丁六甲并揭谛等，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去，说你与他做了徒弟，今日怎么得闲到此？”行者道：“且休叙阔。唐僧路遇歹人，放火烧他，事在万分紧急，特来寻你借‘辟火罩儿’，救他一救，即刻返上。”天王道：“歹人放火，只该借水救他，如何要辟火罩？”行者道：“你哪里晓得就里。借水救之，却烧不起来，倒便宜了他，只是借此罩，护住了唐僧，其余尽他烧去。快些！快些！莫误我事！”天王笑道：“这猴子还是这等心肠，只顾了自家，就不管别人。”行者道：“快着！快着！莫要调嘴，坏了大事！”那天王不敢不借，遂将罩儿递与行者。

行者拿了，按着云头，径到禅堂房脊上，罩住了唐僧与白马、行李。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坐着，保护袈裟。眼看着那些人放起火来，他便捻诀念咒，望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，一阵风起，把那火刮得烘烘乱着。好火！好火！但见：

黑烟漠漠，红焰腾腾。黑烟漠漠，长空不见

一天星；红焰腾腾，大地有光千里赤。起初时，灼灼金蛇；次后来，威威血马。南方三杰逞英雄，回禄大神施法力。燥干柴烧烈火性，说甚么燧人钻木；熟油门前飘彩焰，赛过了老祖开炉。正是那无情火发，怎禁这有意行凶；不去弭灾，反行助虐。风随火势，焰飞有千丈余高；火趁风威，灰迸上九霄云外。乒乒乓乓，好便似残年爆竹；泼泼喇喇，却就如军中炮声。烧得那当场佛像莫能逃，东院伽蓝无处躲。胜如赤壁夜鏖兵，赛过阿房宫内火！

正是星星之火，能烧万顷之田。须臾间，风狂火盛，把一座观音院，处处通红。你看那众和尚，搬箱抬笼，抢桌端锅，满院里叫苦连天。孙行者护住了后边方丈，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禅堂，其余前后火光大发，真个是照天红焰辉煌，透壁金光照耀！

不期其时火光四照，又惊动了一个兽怪。这观音院正南有座黑风山黑风洞，洞中有个妖精，正在睡醒翻身。只见那窗门透亮，起来看时，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，妖精大惊道：“呀！这必是观音院里失了火！我与他救一救来。”他纵起云头，却至烟火之下，果然冲天之火。前面殿宇皆空，两廊烟火方灼。他大拽步，撞将进去，正呼唤叫取水来，只见那后房无火，房脊上有一人呼风。急入里面看时，见那方丈中间案上有一个青毡包袱，无数霞光瑞彩。扯开一看，见是锦襦袈裟，乃佛门之异宝。正是财动人心，他也不救火，拿着那袈裟，趁哄打劫，转山洞而去。

那场火只烧到五更天明，方才灭息。你看那众僧们，都啼啼哭哭，都去那灰内寻铜铁，拨腐炭，扑金银。有的在墙筐里，苦搭窝棚；有的在赤壁根头，支锅造饭；叫冤叫苦，不题。

却说行者取了辟火罩，一筋斗送上南天门，交与广目天王道：“谢借！谢借！”天王收了道：“大圣至诚了。我正愁你不还我的宝贝，无处寻讨，且喜就送来也。”行者道：“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？这叫做‘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’”天王道：“许久不面，请到宫内少坐一时，何如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孙比在前不同，‘烂板凳，高谈阔论’了；如今保唐僧，不得身闲。容叙！容叙！”急辞别坠云，又见那太阳星上。径来到禅堂前，依旧变做蜜蜂儿，飞将进去，现了本像，唤醒师父起来。

三藏穿衣，开门看时，只见些倒壁红墙，不见了楼台殿宇。大惊道：“呀！这是怎么说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还做梦哩！今夜走了火的。”三藏道：“我怎的不知？”行者道：“是老孙护了禅堂，不曾惊动师父。”三藏道：“你有本事护了禅堂，如何就不救别房之火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好教师父得知。果然依你昨日之言，他爱上我们的袈裟，算计要烧杀我们。若不是老孙知觉，到如今皆成灰骨矣！”三藏闻言，害怕道：“是他们放的火么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是他是谁？”三藏道：“莫不是怠慢了你，你干的这个勾当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孙是这等惫懒之人，干这等不良之事？实实是他家放的。老孙见他心毒，果是不曾与他救火，只是与他略略助些风的。”三藏道：“火起时，只该助水，怎转助风？”行者道：

“古人云：‘人没害虎心，虎没伤人意。’他不弄火，我怎肯弄风？”三藏道：“袈裟敢莫是烧坏了也？”行者道：“没事！没事！那放袈裟的方丈无火。我们快去寻他讨来。”三藏恨道：“我不管你！但是有些儿伤损，我只把那话儿念动念动，你就是死了！”行者慌了道：“师父，莫念！莫念！管寻还你袈裟就是了。等我去拿来走路。”三藏就牵着马，行者挑了担，出了禅堂，径往后方丈去。

那些和尚，正悲切间，忽的看见他师徒走来，唬得一个个魂飞魄散道：“冤魂索命来了！”行者喝道：“甚么冤魂索命？快还我袈裟来！”众僧一齐跪倒，叩头道：“爷爷呀！冤有冤家，债有债主。要索命不干我们事，都是广谋与老和尚定计害你的，莫问我们讨命。”行者咄的一声道：“你这些该死的畜生！哪个问你讨甚么命！快拿袈裟来还我走路！”其间有两个胆量大的和尚道：“老爷，你们在禅堂里已烧死了，如今又来讨袈裟，端的还是人，是鬼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哪里有甚么火来？你且去前面看看！”众僧们爬起来往前观看，那禅堂的门窗桶扇，更不曾燎灼了半分。众人悚惧，才认得三藏是位神僧，行者是尊护法。一齐上前叩头道：“我等有眼无珠，不识真人下界！你的袈裟在后面方丈中老师祖处哩。”三藏行过了三五层败壁破墙，嗟叹不已。只见方丈果然无火，众僧抢入方丈里，叫道：“公公！唐僧乃是神人，未曾烧死，如今反害了自己家当！趁早拿出袈裟，还他去也。”

原来这老和尚寻不见袈裟，又烧了本寺的房屋，正在万分恼恨之处，一闻此言，怎敢答应？因寻思进退无方，

拽开步，躬着腰，往那墙上着实撞了一头，可怜只撞得脑破血流，咽喉气断！诗曰：

堪嗟老衲性愚蒙，计夺袈裟用火攻。

欲得袈裟传远世，岂知佛宝不凡同！

但将容易为长久，定是萧条取败功。

广智广谋成甚用？损人利己一场空。

众僧哭道：“师公已撞杀了，又不见袈裟，怎生是好？”行者道：“想是汝等盗藏起也！都出来！开具花名手本，等老孙逐一查点！”

那上下房的院主，将本寺和尚、头陀、幸童、道人尽行开具手本二张，大小人等，共计二百三十名。

行者请师父高坐，他却一一从头搜检，又将那各房头搬抢出去的箱笼物件，逐一细搜，哪有袈裟踪迹？

三藏心中烦恼，懊恨行者不尽，却坐在上面念动那咒。

行者扑的跌倒在地，抱着头，只教“莫念！莫念！管寻还你袈裟！”那众僧一齐跪下劝解，三藏才合口不念。行者一骨碌跳起来，掣出铁棒，要打那些和尚，三藏喝住道：“这猴头！你头痛不怕？还要无礼。休动手伤人！再与我审问一问！”众僧们磕头，哀告道：“老爷饶命！我等委实的不曾看见。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。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，只哭到更深时候，看也不曾敢看，思量要图长久，做个传家之宝，设计定策，要烧杀老爷。自火起之候，狂风火乱，各人只顾救火，搬抢物件，更不知袈裟去向。”

行者大怒，走进方丈屋里，把那触死尸首抬出，选剥了细看，更无那件宝贝。就把个方丈掘地三尺，也无踪影。

行者忖量半晌，问道：“你这里可有甚么妖怪成精么？”院主道：“有，有。我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。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。我这老死鬼常与他讲道。只他便是个妖精。”行者道：“那山离此有多远近？”院主道：“只有二十里，那望见山头的就是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放心，不消讲了，一定是那黑怪偷去无疑。”三藏道：“他那厢离此有二十里，如何就断得是他？”行者道：“你不曾见夜间那火，光腾万里，亮透三天，且休说二十里，就是二百里也照见了！坐定是他见火光焜耀，趁着机会，暗暗的来到这里，看见我们袈裟是件宝贝，必然趁哄掳去也。等老孙去寻他一寻。”三藏道：“你去了时，我却何倚？”行者道：“这个放心，暗中自有神灵保护，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。”即唤众和尚过来，道：“汝等着几个去埋那老鬼，着几个伏侍我师父，看守我白马！”

众僧领诺。

行者又道：“汝等莫顺口儿答应，等我去了，你就不来奉承。看师父的，要怡颜悦色；养白马的，要水草调匀；假有一毫儿差了，我打这个样棍，与你们看看！”他掣出棍子，照那火烧的砖墙扑的一下，就打倒了有七八层墙。

众僧见了，个个骨软身麻，跪着磕头道：“爷爷宽心前去，我等竭力虔心，供奉老爷，决不敢怠慢！”行者急纵筋斗云，径上黑风山，寻找这袈裟。

正是那：

金禅求正出京畿，仗锡投西涉翠微。

虎豹狼虫行处有，工商士客见时稀。

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

路逢异国愚僧妒，全仗齐天大圣威。

火发风生禅院废，黑熊夜盗锦襕衣。

毕竟此去不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黑怪

话说孙行者一筋斗跳将起去，唬得那观音院大小和尚一个个朝天礼拜道：“爷爷呀！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下界！怪道火不能伤！恨我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，使心用心，今日反害了自己！”三藏道：“列位请起，不须恨了。这去寻着袈裟，万事皆休；但恐找寻不着，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，汝等性命不知如何也。”众僧闻言，一个个告天许愿，只要寻得袈裟不题。

却说孙大圣到空中，把腰儿扭了一扭，早来到黑风山上。住了云头，仔细看，果然是座好山。况正值春时节，但见：

万壑争流，千崖竞秀。鸟啼人不见，花落树犹香。雨过天连青壁润，风来松卷翠屏张。山草发，野花开，悬崖峭嶂；薜萝生，佳木丽，峻岭平岗。不遇幽人，那寻樵子？涧边双鹤饮，石上野猿狂。磊磊堆螺排黛色，巍巍拥翠弄岚光。

那行者正观山景，忽听得芳草坡前，有人言语。他闪在那石崖之下，偷睛观看。原来是三个妖魔，席地而坐：上首的是一条黑汉，左首下是一个道人，右首下是一个白衣秀士。都讲的是立鼎安炉，转砂炼汞；白雪黄芽，傍门外道。

正说中间，那黑汉笑道：“后日是我母难之日，二公可光顾光顾？”白衣秀士道：“年年与大王上寿，今年岂有不来之理？”黑汉道：“我夜来得了一件宝贝，名唤锦襦佛衣，诚然是件好物。我明日就大开筵宴，庆贺佛衣，就称为‘佛衣会’如何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妙！妙！我明日先来拜寿，后日再来赴宴。”行者闻言说。忍不住跳出石崖，举棒高叫道：“好贼怪！你偷了我的袈裟，要做甚么‘佛衣会’！趁早儿将来还我！”喝声“休走！”抡起棒，照头就打，慌得那黑汉化风而逃，道人驾云而走；只把个白衣秀士，一棒打死。却是一条白花蛇怪。索性提起来，摔做五七断，径入后山，寻那黑汉。转过尖峰峻岭，又见那壁陡崖前，耸出一座洞府，但见那：

烟霞渺渺，松柏森森。烟霞渺渺采盈门，松柏森森青绕户。桥踏枯槎木，峰巅绕薜萝。鸟衔红蕊来云壑，鹿践芳丛上石台，那门前时催花发，风送花香。临堤绿柳转黄鹂，傍岸夭桃翻粉蝶。虽然旷野不堪夸，却赛蓬莱山下景。

行者到于门首，又见那两扇石门紧闭。门上有一横石板，明书着“黑风山黑风洞”。即便抡棒，叫声“开门！”那里面有把门的小妖，开了门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击吾仙洞？”行者骂道：“你个作死的孽畜！甚么个去处，敢称仙洞！‘仙’字是你称的？快进去报与你那黑汉，教他快送老爷的袈裟出来！”小妖急报黑汉道：“大王！‘佛衣会’做不成了！门外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来讨袈裟哩！”那黑汉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赶将来，却才关了门，坐还

未稳。又听得那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厮不知是哪里来的，这般无礼，他敢嚷上我的门来！”教：“取披挂。”随即结束了，绰一杆黑缨枪，走出门来。行者闪睛观看，只见：

碗子铁盔火漆光，乌金铠甲亮辉煌。

皂罗袍罩风兜袖，黑绿丝绦蝉穗长。

手执黑缨枪一杆，足踏乌皮靴一双。

眼幌金睛如掣电，正是山中黑风王。

行者暗笑道：“这厮想是烧窑的出身。”执铁棒，撞至面前，大咤一声道：“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！”那怪道：“你是哪寺里和尚？你的袈裟在哪里失落了，敢来我这里索取？”行者道：“我的袈裟，在观音院后方丈里放着；只因昨夜失了火，你这厮，趁哄掳掠，盗了来，要做‘佛衣会’庆寿，怎敢抵赖？快快还我，饶你性命！若牙迸半个‘不’字，我推倒了黑风山，踏平了黑风洞，把你这一洞妖邪，都碾为齑粉！”

那怪闻言，呵呵冷笑道：“你这个泼物！原来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！你在那方丈屋上，行凶呼风，是我把一件袈裟拿来了，你待怎么！你姓甚名谁？有多大手段，敢那等海口浪言！”行者道：“是你也认不得你老外公哩！你老外公乃大唐御弟三藏法师之徒弟孙行者。若问老孙的手段，说出来，教你魂飞魄散！”那怪道：“你试说来我听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我儿，你站稳了，仔细听着！我：

自小生来手段高，随风变化逞英豪。

养性修真熬日月，跳出轮回把命逃。

一点诚心曾访道，灵台山上采药苗。